

# 我家校门常打开，开放怀抱等你

## 济南46所学校体育场开放，给学生、家长和学校带来了什么？



文片 记者 郭春雨  
实习生 石成阳 济南报道

### 学生的转变： 从被催着写作业 到催着家长出门

夜幕降临，历下区弘毅小学的操场上渐渐聚起了人。

邱依婷站在跑道边，看着儿子梁洛桐满头大汗地从篮球架下跑回来。她是凯旋公馆小区的居民，儿子在弘毅小学读三年级。学校开放以后，她家的晚间作息悄悄变了。“以前是我催他写作业，”她说，“现在是他催我们出门。”

梁洛桐一边擦汗一边说：“早点写完作业，就能约小伙伴们来操场玩，打篮球、踢足球都行。”他每周来三四次，每次运动一小时。有人问他身体是不是变好了，男孩干脆地点点头：“对。”

“学校场地宽敞，孩子们在这儿玩得特别舒展。”邱依婷说，“为了能多玩一会儿，他们自己就会抓紧写完作业，根本不用大人催。”校园开放的初衷只是为居民多提供一处运动场地，却意外改变了孩子们写作业的节奏——这不是学校要求的，是孩子们自己算的账。

家长李翔牵着两个女儿从跑道另一侧走过来。大女儿诺晴每次跟着爸爸来学校，总会特意走到宣传栏前，指着里面“最美弘毅少年”的照片给他看。“表扬栏里有她的照片，她就特别自豪地跟我讲学校的事。”李翔说。白天，孩子是校园里的普通学生；到了傍晚，她又成了这片场地的小主人。这种变化，他说不上来具体是什么，但觉得“课堂里给不了”。

跑道另一侧，一群孩子正跟着一位身着专业跑步装备的市民做间歇跑训练。她叫王燕飞，是一名马拉松爱好者。学校开放后，她把自己的跑步习惯带进了校园。起初只是带自家孩子跑，后来儿子的同学加入，再后来同学的同学也来了。如今每天晚上八点左右，她身边能聚起七八个孩子。“有的跟着我练长跑，有的跑间歇短跑，大家就以玩的方式互相陪着。”她笑着给自己封了个头衔：“非在编体育老师。”

家长许胜兰望着孩子跑过弯道，接过话头：“外面车多，晚上不安全。学校给这么个地方，我们放心。”远处保安的对讲机响了一声，有孩子跑到监控盲区，保安立刻上前提醒：“这边光线暗，别往这儿去。”

围墙、灯光、定时巡逻的保安，让这里比公园多了一份踏实。这份“看不见却时刻在线”的守护，正是家长们最看重的地方。围墙、灯光、定时巡逻的保安，构筑起了比公园更让人安心的安全边界，也让这份晚间的欢

4月15日傍晚7点，济南市历下区弘毅小学的感应灯次第亮起。

操场东南角，七个男孩正为进球急速奔跑；篮球架下，一对父子在比试谁的三分球更准；秋千区，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越荡越高，笑声清脆得像要把夜色划开一道口子。

如果不是校门口的伸缩门半敞着，如果不是保安亭里坐着执勤人员，你很难把眼前这幅热闹景象和“学校”联系在一起。白天，这里是两千多名学生上课的地方；夜晚，它变成了附近几个小区的“共享健身房”。

如今，这样的场景在济南市历下区46所公办中小学陆续上演。记者走访多所开放学校后发现：校门打开，远比想象中复杂，也比想象中有意思。



天黑之后的历下区弘毅小学操场上，成群的孩子在踢足球。

乐，多了一层稳稳的保障。

### 校长的“账本”： 看得见的设施 和看不见的功夫

然而，校门打开从来不是一句“欢迎光临”那么简单。

弘毅小学校长高卉告诉记者，学校从2024年1月开放至今，累计服务超过10万人次，单日最高入校量达到500多人。但开放之初，顾虑重重。“校务会开了很多次，管理层、老师、保安、保洁坐在一起，反复琢磨同一个问题：到底会遇到什么麻烦？设施会不会被玩坏？厕所要不要对公众开放？安全怎么兜底？”

这些顾虑，历下区46所开放学校的管理者几乎都经历过。

最先摆在桌面上的，是操场上的器械。老师们担心教学用的设施、教具被损坏了。讨论来讨论去，学校最后拍了板：“要开放，就要有正常的耗材。”于是器械从器材室搬了出来，直接放在操场上。但很快，新的意见来了——孩子们觉得不够好玩。每年少代会，学生可以提提案。有孩子写：学校有了场地，但好玩的东西少。

高卉反问什么好玩？孩子说想要秋千。校务会商量，同意了。后来又有人说想要滑索，学校专门跑去附近的幼儿园看，回来就装上了。加上原有的乒乓球台，弘毅小学的操场渐渐有了“社区运动公园”的模样。“孩子觉得自己的意见被尊重了，”高卉说，“所以大家更愿意来。”

比器械更挠头的是厕所。弘毅小学的厕所都在教学办公区，对家长开放怕影响第二天上课，不开放又怕居民有意见。最后贴出一张“温馨提醒”：建议居民尽量在家解决，实在急需也可使

用。时间长了，大家也理解——毕竟离得近，走几步就到家了。

老城区的棋盘街小学没法这么“柔性”。校园小，教学区和活动区几乎挤在一起，周边住的老人多，不少居民楼没电梯，回家上一趟厕所来回要折腾很久。校长王灵索性用“笨”办法：加装推拉门。厕所和教学楼之间装一道，办公楼和操场之间再装一道。周末锁上办公楼那边的门，教学设施就保住了；厕所这边的门开着，居民随时能用。光是做准备和调研工作，王灵就带着团队花了三个月。开放时间也反复调，最后定在工作日下午五点半到七点半，周末上午五点到下午一点——既不影响上课，又能让居民趁着天亮来活动。“只要大家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孩子，”王灵说，“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。”

安全是所有人心里最没底的那根弦。弘毅小学一开始限定每天只能进50个人，想着人少风险小。可很快校门口就排起了队，来晚的进不去，家长有意见。高卉咬了咬牙：“狠了狠心，大了一下胆，把限额取消了。”学校平时能容纳2000个学生，晚上来500多人，她觉得扛得住。

限额没了，管理反而更紧了。保安的排班改了，领导和老师轮流在操场转，保洁每周日下午专门来打扫。棋盘街小学那边，则专门买了场地险，“万一出点什么事，至少还有保险兜底。”

了。“没有这个压力，其实我放学也回不了家，都在学校里加班，”她笑着说，“接纳市民进来，校园很和谐。”

开放带来的不全是工作量的增加。对比去年和今年的体测数据，弘毅小学学生的近视率降了一点，体质成绩往上蹿了一截。大队辅导员郭驭阳注意到，那些平时不爱动的“小胖墩”们，晚上也开始在操场上跑了。棋盘街小学那边，周末来锻炼的学生和家长越来越多。王灵说，家长和老师操场边聊孩子、聊日常，原来在学校门口接送时的那种陌生感，慢慢就散了。这种“走出来”的相处方式，让校园的温度不仅留在课堂里，更暖进了家校关系的方方面面。

校门打开之后，先受益的，其实是学生自己。

### 家长的心态： 从“你的学校” 到“我们的学校”

家长们的态度在悄悄变化。

开放之初，棋盘街小学的家长庞女士心里直打鼓。看到家长群里热烈地讨论，她还专门跑去问了班主任。可学校真正开放以后，她的想法变了。“以前觉得关着门更安心，”她说，“现在觉得开放反而好。”她能亲眼看到学校的体育设施，看到孩子在校园里的样子——这些都是站在门外看不见的。最近孩子备战市里的排球赛，她作为拉拉队走进校园，站在场边给孩子加油。“这种参与感，”她说，“以前从来没有过。”

这种“从关门到开门”的心态转变，几乎出现在记者采访的每一位家长身上。翡翠大观小区的一位家长也经历了类似过程。“刚开始会想，社会人员都放进

来，会不会不安全？”他说，后来看着保安认真登记、设施有人维护、安保配置到位，“慢慢就放心了。”

校园开放还带来了意外的人际连接。高卉注意到，家长们之间开始熟络起来。学校组织爸爸篮球邀请赛，一开始以班级为单位，后来改成年级联赛。有家长不理解：“我都不认识的班的家长，为什么要和他们一起？”高卉说，要不你们先来学校练练，熟悉了再说。后来那位家长专门跑来感谢——通过一起打球，他认识了一帮新朋友。孩子毕业了，家长们依然保持联系。“孩子毕业了，家长们依然是朋友。”

采访快结束时，高卉说：“学校把大门打开，把态度亮出来，家长感受到这份包容，信任就有了，很多事情自然就顺了。”

这种包容的态度，在历下区并非孤例。自2019年起，全区按照“成熟一批、开放一批”的原则分批推进学校体育场开放。从最初15所，到2025年3月第四批学校加入，累计开放46所，覆盖东西南北各个区域。居民可以通过社区申请健身卡，小程序人脸识别或身份证核验等多种方式入校。按照规划，2026年9月还将新增8至10所。

落实到具体操作上，几乎所有开放学校都采取了“分时分区”策略——学生在校期间不开放，开放时间与学生活动严格分离。棋盘街小学联合社区发放入园卡；弘毅小学除了社区登记，还可以通过学生刷脸带动家长进入。这既回应了居民的健身需求，又通过时间切割和身份核验规避了安全隐患。

当然，开放并非没有遗憾。有家长坦言“周六周日基本都挺忙”，能规律锻炼的仍是少数。但正如棋盘街小学校长王灵所说：“只要家校双方的目标都是孩子更好地成长，出发点一致，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。”在她看来，开放的价值不在于来了多少人，而在于学校与家庭之间达成了共识。

一位家长告诉记者，走进校园后，他对学校的认识从“孩子读书的地方”变成了“我们共同的学校”。“我觉得所有人都是受益者。”从“你的学校”到“我们的学校”，中间隔着一道校门。门打开了，距离就近了。

天完全黑下来的时候，弘毅小学操场的灯渐渐散了。保安开始巡查每一个角落，感应灯在人走之后一盏盏熄灭。保洁人员第二天会来打扫，周一学生返校时，这里又将恢复成书声琅琅的校园。但在附近的居民心里，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。

校门打开的意义，或许不在于让所有人都涌进来，而在于提供了一种可能性——当你想运动的时候，过条马路就有一片安全、免费、有灯光的场地。比场地更珍贵的，是那扇门背后传递出的信号：学校愿意把围墙降下来，把资源拿出来，把信任给出去。

这份信任，正在被一点一点地接住。